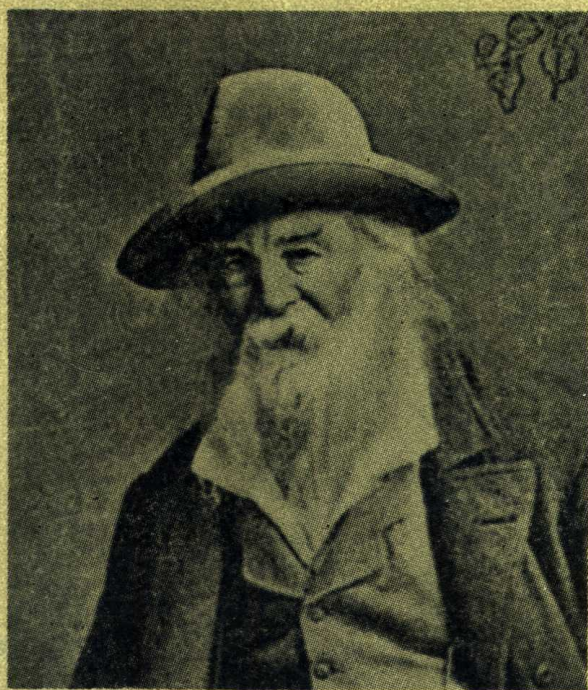




論 曼 特 惠

孟 德 森 著

惠 特 曼 論

苏联 孟德森著

王 以 鑄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М. МЕНДЕЛЬСОН

УОЛТ УИТМЕН

*

СТОЛЕТИЕ «ЛИСТЬЕВ ТРАВЫ»

“УОЛТ УИТМЕН”譯自“УОЛТ УИТМЕН: ИЗБРАННОЕ”(ГО-
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一書; “СТОЛЕТИЕ «ЛИСТЬЕВ
ТРАВЫ»”譯自“ОКТЯБРЬ”№7, 1955.

內 容 說 明

本書作者孟德森是苏联著名的惠特曼研究者。這裏
共譯他的兩篇論文。一篇是“惠特曼論”，原是苏联國
家文学出版社 1954 年出版的俄譯“惠特曼選集”的序文。
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着重分析了“草葉集”的思想內容，
指出惠特曼的進步性和他的歷史的局限性，並詳盡地說
明了惠特曼的作品對於今天世界人民的意義。

第二篇“‘草葉集’初版百年紀念”，原載 1955 年 7 月
苏联“十月”雜誌。在這篇文章裏，作者着重介紹了惠
特曼一生在資本主义社会中鬥爭的經歷，扼要地分析了他
的詩作的技巧以及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影响。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552 字數 47,000 開本 780×1092 1/32 印張 2³/₄ 插頁 2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5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冊

定價 (7) 0.27 元

目 次

惠特曼論	1
“草葉集”初版百年紀念	58

惠特曼論

馬克·吐溫、佛蘭克·諾里斯、傑克·倫敦、西奧多·德萊塞這幾位美國散文作家的光榮的名字，蘇聯讀者是非常熟悉的。這些文學家都曾大膽地揭發虛偽的與非正義性的東西，揭發資本主義壓迫與侵略戰爭，他們在自己的創作裏體現了美國現代進步作家所依靠的那些現實主義傳統和真實地描寫生活的傳統。

美國文學還產生了一位具有巨大創造力的大詩人，就作品的精神而論，他在許多方面都是和這些散文作家相近的。這就是民主詩人瓦爾特·惠特曼。

惠特曼的作品中所發出的對奴隸主進行武裝鬥爭的號召、他對資本主義掠奪行徑的揭發（這在他一生的最後幾十年中特別激烈）、貫穿在他的詩歌裏的關於擺脫了社會壓迫和種族壓迫的社會的幻想、他的詩歌的肯定生活的精神、他在藝術上的革新——凡此種種都引起了人們對於美國詩人的創作的濃厚興趣和真正的喜愛。

惠特曼的作品所以能引起俄羅斯文學的代表人物如

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注意，不是沒有理由的。

1

進步的美國人士都敬愛惠特曼，認為他是人民的作家。然而美國的反動集團對於詩人的創作却不是公然仇視，就是暗中譏謗。

可以充分地肯定說，瓦爾特·惠特曼在美國是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一種激烈的思想鬥爭的對象。

正如幾乎所有傳記作家所承認的，惠特曼生前曾經受到迫害，受到誣蔑。可是在詩人逝世六十年後的今天，美國的資產階級文藝學家却也在那裏說惠特曼的詩歌具有特殊的意義，稱他為美國詩人中的最偉大的代表。收藏家們在搜尋惠特曼所遺留下來的片紙隻字。詩人的著作“草葉集”僅存的幾部初版本成了人們藉以投機和發財的資本。服裝店裏出賣一種學生穿的厚運動衫，上面就繡着惠特曼的詩句。乍一看上去，惠特曼的作品在美國好像是非常受歡迎似的。

然而事實並不如此。蕭伯納有一次說：“惠特曼是一位傑出的作家……但有趣的是：只有在美國這個國家裏，有人竭力否認這一點，好像他們可以否認太陽的存在似的。”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許多明顯的證據，來證明美

國的有勢力的人士正在力圖低貶惠特曼詩作的意義。例如，到今天還沒有惠特曼全集出版。惠特曼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紐約度過的，然而紐約的“父老們”却拒絕在這個城市的街道上給詩人樹立紀念碑。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們也不能否認，美國的小學生只能唸到詩人的兩三首短詩，而專門學校和大學畢業的青年人呢，“關於惠特曼的作品不是知道得非常少，就是一無所知”。

這些事實已足說明美國詩歌界最著名的代表所給我們留下的一部分文學遺產在現代美國遭到了什麼樣的命運。而這些還遠不能把美國統治階級對待惠特曼的真正態度揭露無遺。主要的問題是，資產階級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們正在不斷地歪曲詩人的思想和創作的面貌。

惠特曼是一位複雜的，而在某些方面又是矛盾的作家。美國的那些仇視文學與藝術中一切進步事物的集團便利用了惠特曼詩歌中軟弱的方面，甚至無中生有地把詩人所沒有的罪過強加到他的頭上，以便使廣大讀者看不到他的創作的民主本質。反動派製造種種荒誕不經的謠言來誣蔑惠特曼，同時卻又假仁假義地試圖把詩人說成是“自己人”。

惠特曼歌頌當時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即反奴隸制度的解放鬥爭。後來他看出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許多非常嚴重的缺陷。然而在美國出版的成千成百的書籍和文章裏，這位民主詩人却被無恥地描寫成漠視人民疾

苦、甚至敵視人民的人物。

美國的文藝學中有一種非常流行的理論，彷彿說惠特曼是受到了某種“神祕的啓發”才寫成他的“草葉集”的。資產階級的文學史家不願意，當然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去闡明惠特曼創作的思想根源。如果其中有些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何以惠特曼在成熟的年齡，幾乎是三十歲的時候才開始創作非常獨特的詩歌這個問題，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通常總帶着開玩笑的和顯然是譏諷的性質。例如，關於年輕的惠特曼有着這樣一個非常流行的庸俗的傳說：惠特曼是一個天生的懶漢，他正是由於在生理上不能勞動才成了詩人。在好幾十種著作裏还有着這樣一種說法，即惠特曼只是由於在新奧爾良居留的一個短時期裏神祕地遇見了一個不知名的混血女子，這才成了詩人。他們完全不顧事實，而以時髦的精神病理學的觀點去談論有關惠特曼詩歌源流的問題。

有些資產階級的惠特曼傳記作家也曾決定要探討一下詩人的社會觀點，研究一下那些說明惠特曼的才能所由發展的歷史背景的資料，但是即使在这种非常難得的場合下，他們照例總是反科學地使用這類材料，歪曲它們，按照自己的模樣來描繪惠特曼。反動的文藝學家們竭力想把惠特曼打扮成這樣一個詩人，說他不但和反奴隸制度的鬥爭毫不相干，而且是個徹頭徹尾的神祕主義者，資產階級奴隸制度的歌手，最後，還是美國擴張主

义者的侵略計劃的坚决擁護者。

值得玩味的特別是這一事實：他們不是竭力避免談惠特曼一生最後二十到二十五年間的創作，就是拚命想把它說成是“病態意識”的產物，因為在這段時期裏，他所寫的主要是散文作品，在這些作品中他對美國的政治制度、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文學以及美國資本家的精神面貌的批評要比以前尖銳得多。

所有這些文學史家對惠特曼所抱的這種態度並不是偶然的。反動派根本就想消滅美國民主的文學傳統，他們低貶馬克·吐溫的諷刺作品的意義，試圖把傑克·倫敦和德萊塞的創作說成是毫無意義的東西。

然而，美國文學過去的优秀成就並不屬於百萬富翁和為他們効勞的文學家，而是屬於勞動人民的。美國的進步人士也決不會把瓦爾特·惠特曼、馬克·吐溫或者其他民主作家交給壟斷資本家。

惠特曼的名字，和德萊塞、馬克·吐溫和其他進步作家的名字一樣，作為用自己的創作最鮮明地體現了人民的民主傳統的美國作家之一的名字從美國共產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講台上傳了出來。一九五三年，進步雜誌“羣眾與主流”發表了美國共產黨全國委員會書記海斯·霍爾在獄中所寫的幾封信。其中的一封談到了瓦爾特·惠特曼。在重讀“草葉集”的時候，霍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詩人是代表城市和農場的普通人講話的，他是

“任何暴政和压迫的敌人”，他为“博爱和友谊”而鬥爭。

近年來，每逢惠特曼的誕辰，美國的進步活動家總在卡姆登城他的墓地上舉行紀念會。在某一次集會的前夕，共產黨的報紙寫道：“瓦爾特·惠特曼的誕生紀念日將是卡姆登城的和平日。”在惠特曼紀念會上，美國最年長的工人運動女活動家愛拉·里芙·布露亞曾不止一次發表演說，她是美國共產黨成立時就加入的老黨員，同時又是詩人生前的朋友。布露亞提到了惠特曼所歌頌的同志關係的理想和他對和平的熱愛，指出詩人熱切地希望看到人民自由和幸福，她把惠特曼的創作和當前爭取和平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是有充分理由的。

現代的美國進步文學家非常重視惠特曼的作品。他們認為惠特曼是和勞動人民有着最生動最密切的聯繫的作家。西奧多·德萊塞與霍華德·法斯特、艾伯特·馬爾茲與蘭斯登·休士、邁克·高爾德與勞合·勃朗都曾不止一次寫到詩人的民主主義和他的保衛進步觀點的英勇行動。

美國的進步報刊都把瓦爾特·惠特曼當作“民族的人民詩人”，在今天仍舊具有生命力的作家。“工人日報”寫道：“惠特曼的作品不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而是戰場。”

瓦尔特·惠特曼於一八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生於离布魯克林城(現已併入紐約市)不远的長島上一个小村落的農家裏。在他很小的時候，全家便搬到布魯克林去，老惠特曼在那兒作木匠。後來物質上的困苦使他們一再回到農莊上來。瓦尔特·惠特曼的童年主要是在長島上的鄉村中度过的。他終生保持着对農民、对故鄉大自然、对海洋的熱愛——詩人成長起來的那个農莊就离大西洋岸不远。

剛滿十歲，惠特曼(和後來的馬克·吐温一样)便不得出去掙錢餬口了。他甚至沒有受过中等教育，實質上他完全是自学成功的。还是个小孩子的時候，他就給一个律師当听差，後來又到一個办小報的商人那裏去做工，在這裏他学会了排字的手藝。惠特曼在布魯克林的幾家印刷所裏作过幾年工，後來就回到農莊上当小学教師——伙食由他的学生的家長輪流供給。

惠特曼的父親是个農夫兼手藝匠，有時也經營些小規模的生意，可是都不很順利，他的觀點在當時說來是比較進步的。他們一家，顯然不信宗教。据認識少年時期的惠特曼的人們說，他不上教堂，甚至还有無神論者的“惡名”。老惠特曼非常重視啓蒙學者湯姆·潘恩，这

是为美國的獨立而奮鬥的最著名和最進步的戰士之一。他还訂閱“自由詢問者”報，这个報紙的發行人是罗伯特·戴爾·歐文和法朗士·賴特，前者就是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兒子，後者却是一位婦女平权原則、啓蒙思想和烏托邦思想的女宣傳家。

瓦尔特·惠特曼終生保持着对潘恩和賴特的熱愛。他在提到那些因“急進主义”而对他們加以斥責的美國人時總顯出很不屑的神气。

一八四一年，年輕的惠特曼在布魯克林長期定居下來；他在那裏的報館裏工作，並開始参加了当地的政治生活。

那些年代裏的美國正是資本主义迅速發展的國家，又是奴隸制度的中心。

金錢的統治在美國帶有無恥的、公開的性質。資本家們的財富逐年增加，他們變得越來越強大有力了。但是在美國的首都華盛頓起着決定性作用的，还是南方的那些地主，佔有千百萬黑奴的人們。作为奴隸制各州的特徵的、落後的生產關係日益嚴重地阻礙了國內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的北方和奴隸制的南方之間的尖銳衝突已經成熟了。

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人民面臨着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义的任务，这便是消滅对黑人的奴役。美國資產階級

極想消滅阻碍國內資本主义發展的農場主的統治。但是北方資產階級中最有勢力的集團却害怕用革命的方法對奴隸主進行鬥爭。著名的資產階級活動家們一味推行“妥協”政策，結果反而幫助南方的地主鞏固了他們的地位。

最堅決和最徹底反對奴隸制度的，是美國的勞動者——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他們也終於擔負起了對南方農場主進行武裝鬥爭的主要責任。對於美國的中、小農民來說（當時惠特曼和他們的觀點特別接近），反對奴隸制度的鬥爭是和爭取國內西部尚未被佔用的土地的鬥爭，和反對農場主千方百計地想把這些土地變成奴隸制莊園的鬥爭極其密切地聯繫着的。

四十年代初，是獨立黨和民主黨統治着美國的政治舞台。在民主黨中佔統治地位的則是南方的奴隸主和他們的北方朋友，而在獨立黨內的主要是北方的資本家，但同時也有一部分農場主。

惠特曼和紐約州的大多數農民一樣，起初支持“民主黨人”，因為這些人在他看來是反對日益成長的工商業和金融集團的統治的。然而，還在一八四二年，十分年輕的惠特曼成了一個小報“紐約曙光”報的編輯以後，他便這樣大胆和徹底地起來保衛某些資產階級民主的原則，以致竟和當地“民主黨”的領導爭吵起來而失掉了工作。

一八四六年初，惠特曼成了“布魯克林每日鷹報”的

編輯，這是當時執政的民主黨在布魯克林辦的一個主要的機關報。他在該報當了兩年編輯，這兩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階段。

在四十年代末發生了一些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最重大的事件。馬克思與恩格斯寫成了“共產黨宣言”，俄國革命鬥爭日益深化，一系列歐洲國家發生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便是當時世界歷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事件。也正是在這幾年裏，美國南北之間的矛盾達到了空前的尖銳程度。

一八四六年春天，美國軍隊侵入墨西哥的領土。從美國方面來說，對墨西哥的戰爭是掠奪的、侵略的戰爭。惠特曼遠不是立刻便看明白了這一戰爭的本質；起初，他甚至还傾向於支持奴隸主們的走狗“民主黨”總統波克的好戰宣言。但是惠特曼很快就開始看透了美墨戰爭的真正意義。

在戰事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惠特曼提出了停戰的要求。一八四七年初，“布魯克林每日鷹報”上發表了他執筆的一篇社論，社論裏說：“是時候了，一切公民必須公開地和堅決地對墨西哥戰爭問題表示意見。這個戰爭必須停止。”

惠特曼對戰爭的這種立場，對他來說並不是偶然的——與此同時，他更加積極地發表演論來反對一般農場主的政策，反對奴隸制度。就在戰爭的头幾個月裏，便

發生了如何处理从墨西哥夺來的土地的問題。華盛頓當局準備把這些新的領土變成施行奴隸制度的一些州。但是想摧毀南方地主統治的人們却猛烈地加以反对。惠特曼認為限制奴隸制度會給農場主以嚴重的打擊。从一八四六年末起，他就堅決地反对在新的領土上推行奴隸制度。

对墨西哥戰爭的年代正是美國的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反对奴隸制度的情緒大大加深的時期。青年惠特曼的感情和人民羣衆的一樣。一八四七年秋，惠特曼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工人反对奴隸制度”的論文，从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在“布魯克林每日鷹報”工作的時期有了何等巨大的進步。

惠特曼寫道，“奴隸制度的影响把工人的尊嚴降到了奴隸的地位”，他号召美國的勞動者起來保衛自己的權利。他警告農場主說，他們注定是要滅亡的，因为人民已經義憤填膺地起來了；“洶湧澎湃的來潮聲已經听到了”。

从惠特曼的記事簿中可以看到，正是一八四七年，他開始寫作後來編入“草葉集”的詩篇。“美國工人反对奴隸制度”這篇論文不但在內容上，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在形式上（帶些演說的号召性質）顯然是和惠特曼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詩篇相互呼应的。

由於在“布魯克林每日鷹報”上發表文章反对奴隸制

度，他再一次失掉了職位：一八四八年一月，這位倔強的編輯被解雇了。

在有重要意义的一八四八年中，美國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在廣闊的政治舞台上出現了新的“第三”党，这是“自由土壤派”的政党，这个政党在例行的选举中是既反对民主党，又反对独立党的。“自由土壤派”受到很大一部分農民和城市勞動者——奴隸制度的敌人——的支持。“自由土壤制度”的一般擁護者願意实行進步的土地改革，使小土地所有者，而不是農場主獲得“西部的土地”。就事情的本質而論，這兒所進行的鬥爭却是爭取列寧所說的那種美國式的、農業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有如美國的數十萬勞動人民一樣，惠特曼當時是把在美國樹立“真正的”正義、建立人民的“美好”生活的烏托邦幻想去和民主的、“自由土壤派”運動聯繫在一起的。他終於與民主黨破裂，加入了“自由土壤派”的隊伍。當布魯克林的“自由土壤派”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報“布魯克林自由人”的時候，惠特曼就成了它的編輯。他把全副精力放到報紙上，對奴隸制度、民主黨和獨立黨進行原則性的鬥爭。但是，一八四九年秋天，“自由土壤派”的領導者卻變了節——同意在例行的選舉中和民主黨聯合行動。為此而感到憤慨的惠特曼便辭職了。

實質上被趕出了新聞界的詩人於是去從事體力勞

動。然而他密切地注視着國內的政治生活，並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來打擊農場主和他們的資產階級擁護者。

惠特曼早在他的思想發展的最初幾個階段裏，便表明他的道路不是一个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的道路，而是一个反映了當時美國廣大人民羣衆，特別是農民的社会政治意向和願望（還有他們的錯誤）的民主主義者的道路。

一八五〇年，藉助於許多北方資產階級政客而實施的妥協性質的立法措施就是美國變成“奴隸主的奴隸”（馬克思語）的階段之一；由於這些措施，南方加強了它在華盛頓的政治統治。特別是在南方人的要求下，通過了一項將逃亡的奴隸歸還奴隸主（即使這些奴隸在北部各州已經找到了安身之處）的野蛮法律。但是，“妥協的”措施在工人、農民和手工業者中間引起了這樣強烈的义憤，以致奴隸主的這一新的成功，歸根到底，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仍然不外是“走向他們徹底失敗的道路上的第一步”^①。

正是惠特曼在美國文學中最有力地表現了對於“妥協英雄”的無恥行徑表示滿腔义憤的普通美國人的情感。現在他是用詩句來傾訴他對人民敵人的憤怒了。一八五〇年，紐約各報上出現了他的三首詩，在這些詩裏，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二卷，第二分冊，第一七六頁。